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九十六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二

周襄王十有七年衛侯燬滅邢

秦伯師于河上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取帶殺之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王城

晉侯入朝王賜晉侯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左氏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為可矣

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
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晉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
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衛文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胡氏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春秋之責中國

深矣○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魯侯衛子莒慶盟于洮

十有八年魯侯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魯西鄙北鄙衛人伐齊魯公子遂如楚乞師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圍緡魯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公會莒兹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

師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𡧍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履祥按自齊桓公之殁楚遂爭霸諸夏齊討魯衛之盟是又欲復霸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楚方西滅夔北伐宋東取穀其勢益張微晉文之霸則楚遂霸諸夏矣果爾庸非魯導之與是行也臧文仲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十有九年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魯侯及諸侯盟于宋

左氏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

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陳氏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予楚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竝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于頓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强而已矣故雖序於諸侯之上而人之

二十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曰晉侯將侵曹假道于衛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魯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

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因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視之病犨束胷見使者距躍曲踊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

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

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

癸酉而還○胡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昬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方之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卒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曹伯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遽入其國旣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得臣雖從晉師不過請復衛封曹臣亦釋宋未有必戰之意也及晉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楚請戰矣春秋書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荆楚恃强憑陵諸夏久矣以至執中國之盟主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

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陳氏曰城濮之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與晉以霸也楚得臣何以稱人楚未有大夫也○左氏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

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

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説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于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斾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顛頡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

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左氏曰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

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曰楚師既敗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

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

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諸侯朝于王所

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歂犬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子朔嗣是為共公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
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立
公子瑕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會于溫討不服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
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

瑕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公羊氏曰衛侯之罪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始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執衛侯者晉侯也其稱人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履祥按是年晉文公始霸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則衛侯鄭殺叔武不書何也春

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而書也夫子修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然踐土之天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衛侯名元咺奔而晉執衛侯見之或曰叔武之殺非衛侯也公子歂犬也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期以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焉衛侯忌叔武之心久矣使衛侯無忌叔武之心則先驅何以殺叔武之遽哉春秋誅心之法必不以是末減衛侯也

二十有一年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諸侯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履祥按杜氏謂翟泉在洛陽城内洛陽去今河南王城二十五里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而魯侯於此會盟不朝天子是誠何為者宜春秋於此不書公而大夫皆人之

二十有二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

鄭歸于衛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履祥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玉免此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而歸名之比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

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
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

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逺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説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亦去之

履祥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視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入聘遂如晉

陳氏曰自桓王以下周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重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夷周於晉也

履祥謂夷周於晉猶未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二十有三年晉侯作五軍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又作三行至是作五軍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履祥按齊桓公之時狄滅衛而封衛于楚丘晉文公之時狄圍衛而衛遷于帝丘桓文之優劣見矣

二十有四年楚子使鬭章請平于晉晉侯使陽

處父如楚

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衛人侵狄及狄盟

晉文公卒子驩嗣是為襄公

履祥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齊桓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衰傳稱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但齊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向博極羣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槩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為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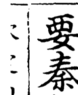
二十有五年秦人入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公辭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

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
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
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夫晉帥天下諸侯以繼齊而為盟主



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然則善秦鄭自韓原秦師無君大夫則非善可知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

晉人敗狄于箕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晉人伐陳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髠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

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二十有六年魯文公元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使毛伯錫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

王所慨則有錫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能初見也何為而錫命乎

晉侯來朝于溫伐衛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

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拜

衛人伐晉

楚世子商臣弒楚成而自立是為穆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以宫甲圍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二十有七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文之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魯公孫敖盟于垂隴

左氏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氏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則曷為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

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竝列於會矣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二十有八年晉人宋人魯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

左氏曰以其服於楚也

王叔文公卒王子虎也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秦伯師還誓于師

書秦誓篇曰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穆公首揆古人之言盤難艱凡四語三韻盤如盤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恣憚檢束喜邪忌正不能受責穆公引此意主受責而多盤其病源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穆公悔多盤之失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為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焉親信之此穆公悔其不能受責也雖則云然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尚可勉也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復思用古人之謀也）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勇夫諞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矣又悔用諞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益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人之有技冒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反上文而言蔽賢疾能之人葢不但責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總言國家安危之效葢由所謂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悠哉○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

履祥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敗殽還歸

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為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為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爾

楚人圍江晉以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胡氏曰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

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二十有九年狄侵齊

楚人滅江

陳氏曰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

王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

履祥按伐滅西戎益國十二此非一時蓋史記總敘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犬戎之難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之秦自大夫而為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衛侯使甯武子聘于魯

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履祥按魯衛兄弟其聘使往來蓋常事不悉書也而甯俞獨書蓋賢俞以病魯也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及於羣公之廟賓祭用之可謂僭且褻其來久矣而武子獨譏其不然魯之君臣亦慢不知省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獨書甯俞其諸賢俞以病魯與

三十年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

會葬

履祥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周之失政亦有以致自平王忘讐戍申而征伐之義失繻葛之敗特不幸耳自仲子之賵天子自壞禮矣而子孫襲之追錫桓公之命歸成風之賵凡不正之禮即探諸侯之意數數然媚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哉裴度有言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舉措得宜能服其心故爾周之舉措在後世猶不服況當時强諸侯何以服其心乎

楚滅六滅蓼

左氏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三十有一年晉舍二軍

左氏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秦穆公卒子罃嗣是為康公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曰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子王子曰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穆公之右者而其卒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為此穆公之遺命也其言過矣穆公之於晉也憫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穆公之於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以人殉葬蓋出於戎翟之俗責穆公不

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泰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習以為常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此為可歎耳

晉襄公卒晉人逆公子雍于秦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履祥按晉自文公始霸後世頼之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偪於穆嬴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盾見弑而盾亦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為之不終惜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為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固有

此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三十有二年魯取須句

杜氏曰絶太皡之祀

宋成公卒子杵臼嗣是為昭公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晉趙盾立世子夷皋是為靈公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

左氏曰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

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履祥按令狐之役曲在晉大夫也故春秋書晉人及秦人戰然秦伯在馬而亦人之也何居五伯莫賢於穆公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征晉河東許君焦瑕率可見矣況康公之賢不及穆公其多公子雍之衛而親納之必非義舉要賂可知春秋之人秦伯為賂故也左氏雖不言其事而其事固可想矣

狄侵魯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

春秋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氏曰趙盾内專廢置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何也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魯自是日益衰矣○陳氏曰晉始失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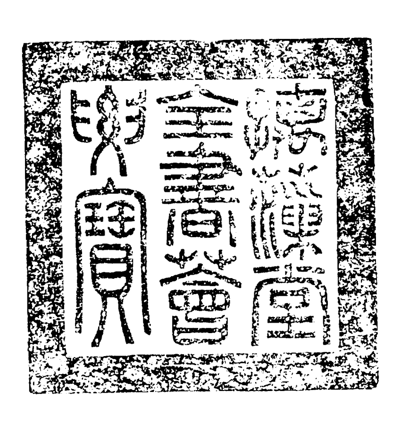
三十有三年八月王崩子壬臣踐位

晉趙盾魯公子遂盟于衡雍

左氏曰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奔莒

左氏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悅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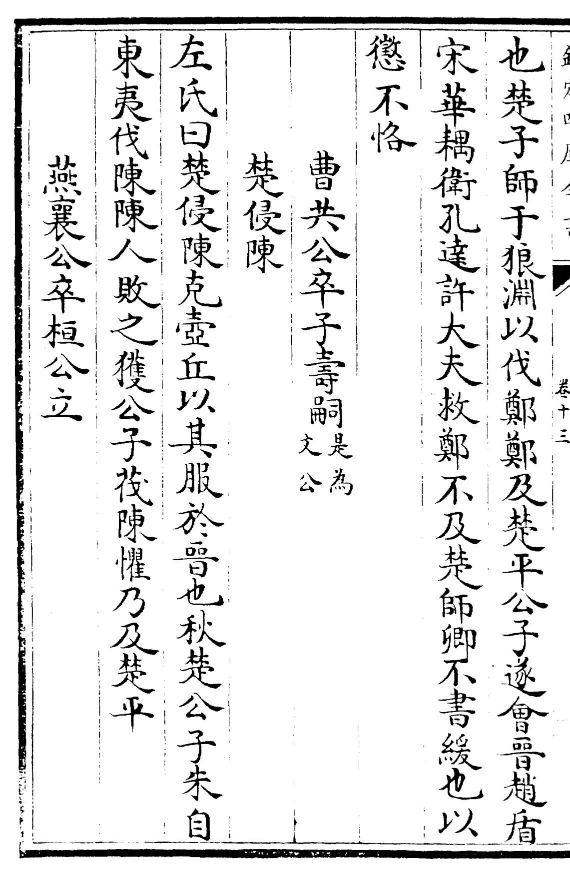
癸卯周項王元年毛伯如魯求金二月葬襄王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祥按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有求金之使馬項王初政如此其後項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項王為已褻也

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曹共公卒子壽嗣是為文公

楚侵陳

左氏曰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燕襄公卒桓公立

二年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

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蘇子盟魯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以惡

之

三年楚子伐麇

晉人魯人會于承筐

左氏曰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侯叔夏御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宋

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公子
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
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
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
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四年楚人圍巢

左氏曰楚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
子遂圍巢

秦伯使術聘于魯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履祥按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秦康之戰伐狄之人之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焉惡其兵而嘉其禮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椒後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封至穆公始文至是再加禮於魯且言將伐晉魯主晉而重違秦故厚藉之非徒以其文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

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

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履祥按秦晉亟戰春秋之所深厭是以交人之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

始見於河曲之戰其甚見於郔之敗蓋一轍也

五年陳共公卒子平國嗣是為靈公

邾文公卒子貜且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魯侯朝于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狄侵衛魯侯及

晉侯盟鄭伯會魯侯于棐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是為莊

左氏曰楚莊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鬭

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六年王崩子班踐位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尹氏聃啓如晉

左氏曰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齊昭公卒子舍嗣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强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

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子晉以主是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謂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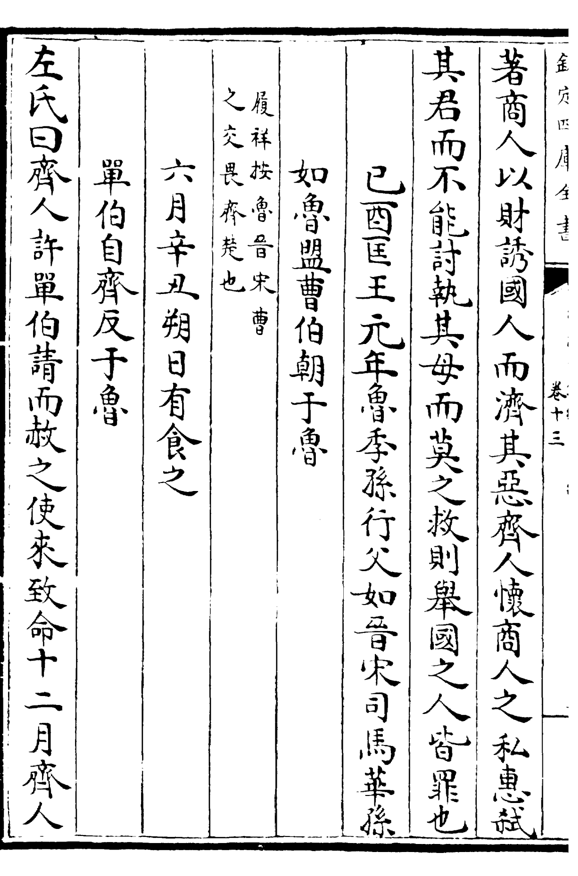
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陳氏曰楚方交聘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趙盾為之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

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

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穀梁氏曰舍未踰年而曰君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胡氏曰執王人執其母皆商人也而以為齊人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彰而齊人黨賊之惡未



著商人以財誘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罪也

己酉匡王元年魯季孫行父如晉宋司馬華孫如魯盟曹伯朝于魯

履祥按魯晉宋曹之交畏齊楚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單伯自齊反于魯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十二月齊人

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入之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齊人侵魯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公不會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齊人侵魯遂伐曹

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

弗能在矣

蔡莊侯卒子申嗣是為文侯

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

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履祥按楚恃其強陵蔑小國其臣屬之者待之必無恩禮故一旦餓弱則羣起而攻之矣庸小國也而幸其餓弱率羣蠻叛之此滅亡之招也楚莊初年内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麇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宋人弑其君昭公而立其弟鮑是為文公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蕩意諸曰

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世家云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

三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

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

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甘歜敗戎于邥垂

四年魯文公卒子赤嗣左氏赤作惡

秦康公卒子稻嗣是為共公

齊人弑其君商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履桯按宋昭公不能其君祖母以及國人襄夫人使人殺之商人弑君之賊故邴歜閻職不書盜而二君皆稱國人以弑商人書君罪齊人嘗君之也

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

是為
宣公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

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弑其君紀公

左氏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

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履祥按春秋弒君之罪自宋賂至齊莒書法皆變葢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弒君而變置則立者為首惡襄仲弒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不能為季友次不能為惠伯專莒僕之事以劫宣公之短已而為之使齊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五年魯宣公元齊侯魯侯會于平州齊人取魯濟西

田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自齊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

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履祥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為商人所弒而反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為遂所弒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然齊商人弒舍恵公之為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亦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重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赤之死猶舍之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巳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充羞惡之心以至於此也魯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既輸之齊外為強齊所抑内為三家所專何樂於為君而為此哉吾故曰齊恵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胡氏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晉之取賂為不足與而受盟于楚今乃附楚而亟病中國何義乎○陳氏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分

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曰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履祥按趙宣子輔幼君不為置賢師傅而徒强諫此宣子之失也

六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

秦師伐晉

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

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又明年鬬椒將攻楚子遂滅若敖氏○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𦵏爲貶稱人以晉爲甚不競於楚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而自棐林之役楚皆稱子矣○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日爭之庸何愈於楚乎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

是為
成公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

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注謂靈輒亡當是宣子自出亡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

子曰嗚呼我之懐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履祥按左氏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於伏甲攻之盾力鬭而出於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後穿何怨於

公而為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謀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竟又可免於弑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

十月王崩弟瑜立

乙卯定王元年正月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曰夷

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內外不分也而楚又至洛觀兵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君臣之辨禁僭逼之階也

履祥按傳所稱楚子窺周逼王爲罪大矣而春秋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無貶辭何也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爲周室之憂所謂逼我郊甸屢興兵革誰之咎也以楚子伐戎爲窺周則秦晉遷戎不亦逼周之甚乎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楚之伐戎未必非周室之幸也王城洛邑今河南之河南縣陸渾所居今河南之陸渾縣戎逼郊甸壤地蓋相入也則其觀兵于疆未必如秦師之過北門也而其問鼎亦未必如楚靈之求九鼎也亦不過以其爲三代相傳之器諸侯未見之寶因語及之遂爲王孫所譬爾王孫滿之

言蓋王室防制之意夫鼎實九州圖籍嫁言神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蓋周室之意也治春秋者當以經為斷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經無貶辭愚以是疑當時楚莊之心或無罪也且天下之罪莫大於逼王而楚國之利莫大於得陳鄭楚莊他日尚能縣陳而復陳得鄭而赦鄭而謂其首有逼周之師此必不然矣春秋誅心之書楚莊無是心宜春秋不以是為罪也

楚人侵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鄭穆公卒子夷嗣是為靈公

二年秦共公卒子嗣是為桓公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靈公弟堅立是為襄公

左氏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

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鄭七穆所以盛

八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子伐鄭

三年魯侯朝于齊齊侯止之為高固請昏

左氏曰宣公比年如齊春秋皆致之蓋危之也夫以篡

弑諆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至是如齊而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高固來逆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以定其位是以得此辱也

楚人伐鄭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往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召公逆王后于齊

五年河徙

西漢書曰王横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王使王叔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諸侯盟于黒壤

左氏曰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

不書諱之也

燕桓公卒宣公立

六年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盟吳越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畺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

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賔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廪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賔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賔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廵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

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七年王使徵聘于魯魯侯朝于齊使仲孫蔑入聘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成公卒于扈子據嗣是為景公師還楚子

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

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君將不言帥師帥師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帥師則知其非與之也

衛成公卒子遬嗣是為穆公

八年齊人歸魯濟西田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惠公卒子無野嗣是為頃公

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衣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告二子遂殺洩冶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寛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

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寛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寛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

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九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靈公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

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

於齊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而又使陳人用之故春秋外二人於

陳而特書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如何潴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甲子十年楚子圍鄭

左氏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懐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履祥按楚莊之於鄭圍之甚久然入而不取也故春秋罪其圍而不罪其入以楚莊為善於此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兹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虺

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

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南轅反旆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㷭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

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爇子以為謟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

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
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
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若以惡來
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趙穿帥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具舟于
河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楚
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逢大夫
授旃綏以免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告唐惠侯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

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

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縠即彘子也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宫

史記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為莊姬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

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新序

即程嬰子

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許之隨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名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趙氏之禍左氏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殺之而趙氏滅武從姬氏育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程嬰杵臼匿趙氏二說不同而史記之說人多不信以左氏所不載也獨邵氏經世歷書之履祥按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但史記以為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則

傳聞之失遂與左氏謬戾爾

楚子滅蕭

左氏曰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怒遂圍蕭蕭潰○胡氏曰楚莊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一年楚子伐宋

左氏曰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

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説于晉而免

履祥按邲之師士會欒書輩非不知楚之所以得不幸而為彘子之謀所敗為晉計者亦盍知所懲艾息民脩政於國而布德加禮於諸侯庶為可耳顧汲汲於討貳又使彘子主清丘之盟且楚方加恩於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併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愚謂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

十有二年曹文公卒子廬嗣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為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無畏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

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圍宋

十有三年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

違天乎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為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不敢廢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故曰以王命殺也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之所以傾也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魯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

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十有四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來獻俘王

以黻冕命晉士會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周宣榭火

左氏曰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入聘國語作聘

左氏曰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五年蔡文侯卒子固嗣是為景侯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辭齊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

於晉侯曰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又執之以信齊沮又久之以成其悔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緩之逸范武子老郤獻子為政

魯侯之弟叔肸卒

穀梁氏曰春秋書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弒而非之也非

之則胡為不去之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六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楚莊卒子審嗣是為共

魯宣公卒子黒肱嗣是為成公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踊奔齊

十有七年（魯成公元）晉侯使瑕嘉平戎王使單子如晉王季子伐茅戎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魯作丘甲

陳氏曰丘甲丘自為甲也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卒出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丘十六井也而自為甲是丘賦一乘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者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

作丘甲休少而從征多矣

十有八年齊侯伐魯敗衛師于新築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因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

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乗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乗許之郤克及士燮欒書韓厥將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

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衛師衛師免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按二傳同叔子即笑郤克者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

晉實有闕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
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王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
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
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以為魯衛請茍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敢不唯命

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宋文公卒子固嗣是為共公

左氏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衛穆公卒子臧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於三吏

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

楚師鄭師侵衛遂侵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于楚楚莊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

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

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十有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討邲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

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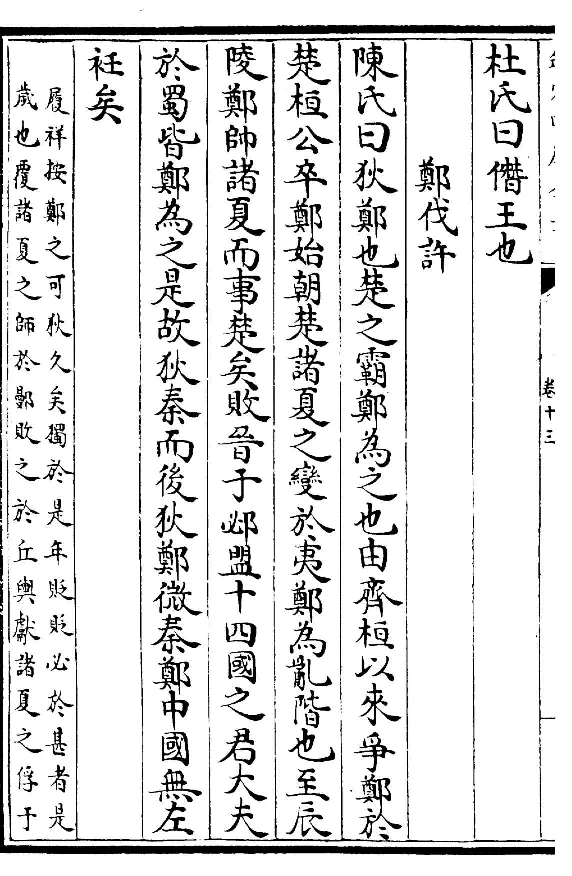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左氏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作六軍



杜氏曰僭王也

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霸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履祥按鄭之可狄久矣獨於是年貶貶必於甚者是歲也覆諸夏之師於鄢敗之於丘輿獻諸夏之俘于

楚再動干戈于許於是狄之以為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於是終於為狄矣

二十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為悼公

鄭伯伐許

燕宣公卒昭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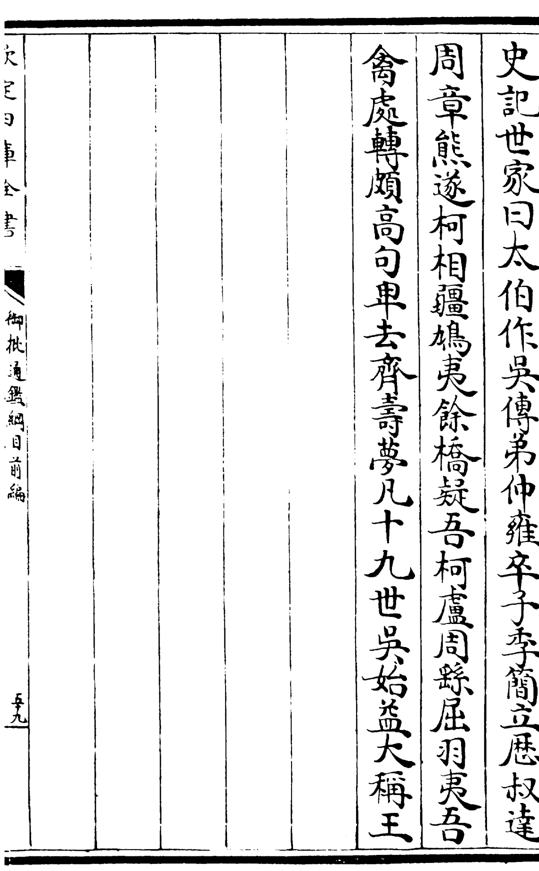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一年梁山崩

王崩子夷踐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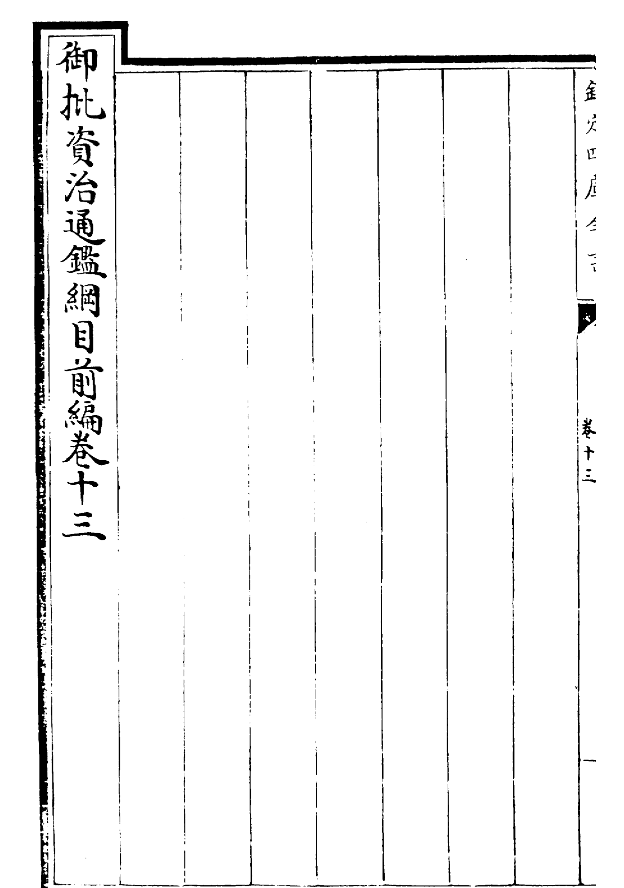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往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荀首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辭以難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是為壽夢



史記世家曰太伯作吴傳弟仲雍卒子季簡立歴叔達周章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凡十九世吴始益大稱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